**茶背子**

　　天微亮，雾气浓厚，天空中还下起了毛毛细雨。幽长的行人道上隐隐约约走来一个人，行道上王云撑着油纸伞向自家的制茶工厂走去。

　　尽管王云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但一想到自己的茶饼就放心不下，隔那么一两天便要去看看成果。从家里到制茶厂有好几公里，连儿子贺晓都不敢相信母亲的居然坚持了下来，贺晓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隔几天就要去看一下，有工人在看着，完全没有必要啊。

　　离运茶的日子不到两个星期了，这天傍晚贺晓和母亲围在木板上吃饭。吃着吃着，贺晓就感觉不对劲，自家母亲夹一口菜看一下自己。过了一会，贺晓实在忍不住就主动开始询问母亲，可母亲竟像个含羞的少女，摸一摸头发，整理好衣服对贺晓说：“儿子，咱们家的茶饼准备要运输出去了，你看是不是要让那些茶背子准备准备？”贺晓听完母亲的话默不作声，贺晓心里想不明白，都这个时代了，谁还用人来运茶。越想这贺晓心里越不是滋味，这菜也不夹了，只顾低头吃饭。

　　王云听不到儿子的回答，心里也没底，也只好低头吃饭。吃着吃着，王云又想到那些茶背子正等着话，于是鼓起勇气又再问一遍儿子。贺晓听到母亲追问，啪一下地把筷子一扔，对母亲吼道：“妈，你能不能跟上时代，现在谁还用人运茶，用大卡车不就好了吗？用人又费时又费钱，去年就是因为用人，我整整亏了两万块。”贺晓说完，便不等母亲回答，把椅子一踢便出了门。

　　王云听到儿子的话很不是滋味，自己以前也是茶背子，如果不运茶自己又怎么能把儿子拉扯大。王云想等儿子回来再好好理论一番，可儿子一夜都没有回来。接连两天儿子都没有回来，王云知道儿子是不会跟自己妥协了。为了不让儿子有钱叫大卡车，王云立马拿着存着本去镇上，生怕会晚一步，到了银行，王云任性地把所有钱都取了出来。

　　贺晓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，在制茶工厂里，贺晓打量着自家的茶饼，心想着该交大卡车运茶了。贺晓准备着向师傅付定金，可一查自己账号上一分钱都没有了。贺晓捏着手机，立马就想到了肯定是自家老妈把钱都取了出来。贺晓立马夺门而出，连自己有车都忘记了，硬生生地走了十几公里。

　　跑到家中，贺晓看到母亲在织毛衣，便脱口质问母亲钱的事。王云听着儿子的话，不禁怒火中烧，把手里的毛衣往地下一扔，站起身直视贺晓的眼睛，但就是不说话。贺晓和母亲就这样僵持着，最后还是贺晓低下了头。贺晓询问母亲：“妈，你还是把钱给我吧，我还要向别人付定金呢。”王云就是不理儿子，把头转向另外一边，。贺晓连着询问了十几分钟，看着母亲的态度，贺晓生气了，便不再询问母亲。贺晓向后转身，对着母亲的床一阵乱翻。王云知道儿子的意图，立马拼命阻止儿子，可终究敌不过儿子的力气。

　　贺晓找到纸条后，看了看母亲，还是狠下心来。贺晓把手里所有的纸撕得粉碎向上一掷，任由纸屑像雪飘落。王云看着地上的碎纸，承受不住打击，昏了过去。

　　最后贺晓还是用了卡车来受茶，王云在医院醒来知道这件事后，便一直没理贺晓。

　　贺晓真是拿自家母亲没有办法，最后竟让村长带着村干部去医院说服母亲。还没出到村口，远远地看着村里所有的茶背子聚在一起，他们质问贺晓，为何自己用脚走出来的道，硬生生地“消失了”，所有人看着贺晓，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。

　　医院里，王云恍惚中望见了从前古茶道上大家开心的背着茶，有说有笑。